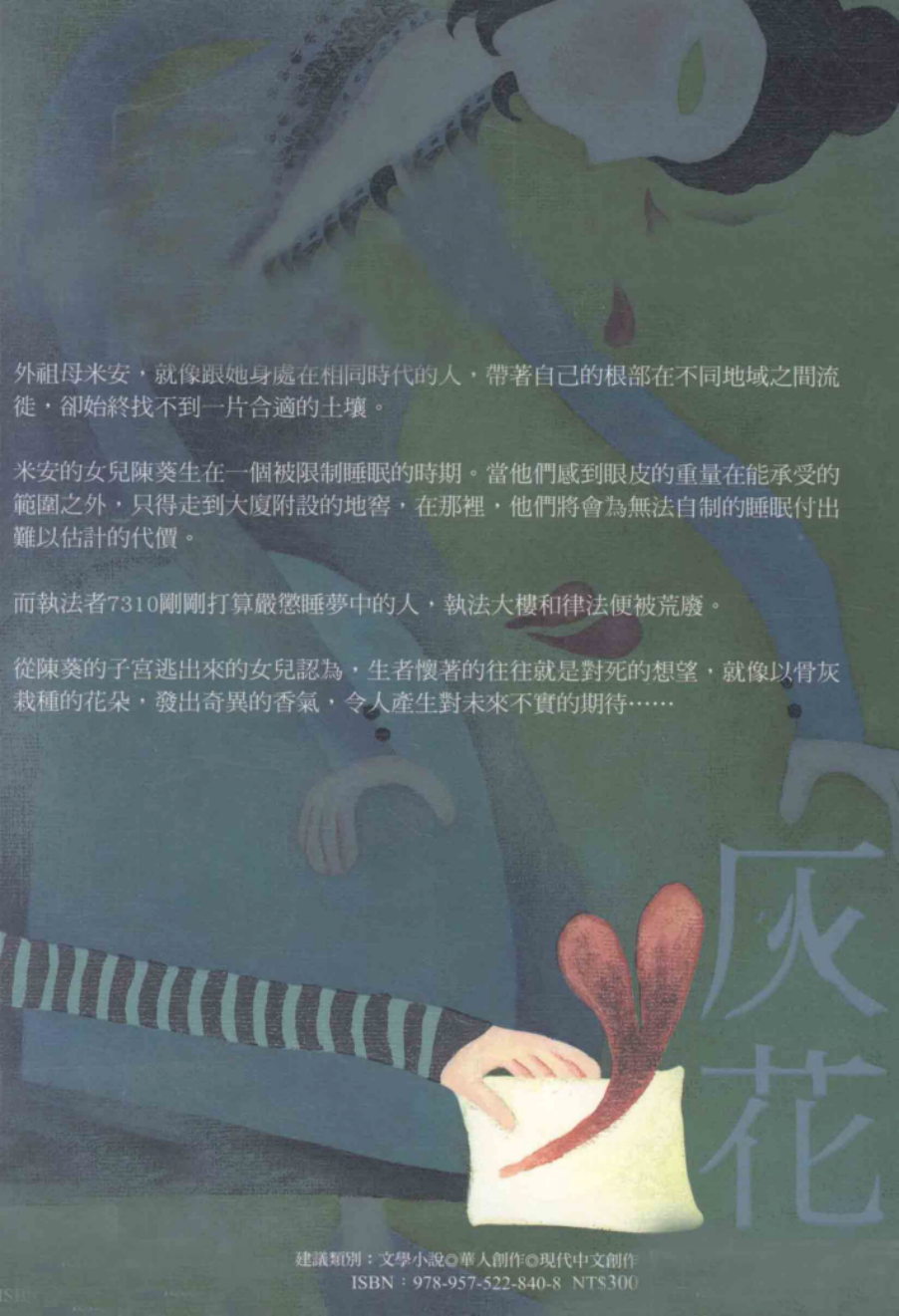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聯合文學》

灰花

韓麗珠 著





灰花

外祖母米安，就像跟她身處在相同時代的人，帶著自己的根部在不同地域之間流徙，卻始終找不到一片合適的土壤。

米安的女兒陳葵生在一個被限制睡眠的時期。當他們感到眼皮的重量在能承受的範圍之外，只得走到大廈附設的地窖，在那裡，他們將會為無法自制的睡眠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。

而執法者7310剛剛打算嚴懲睡夢中的人，執法大樓和律法便被荒廢。

從陳葵的子宮逃出來的女兒認為，生者懷著的往往就是對死的想望，就像以骨灰栽種的花朵，發出奇異的香氣，令人產生對未來不實的期待……

建議類別：文學小說◎華人創作◎現代中文創作

ISBN：978-957-522-840-8 NTS300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灰花 / 韓麗珠著. --

初版. -- 臺北市：聯合文學，2009.07 [民 98]

272 面；14.8 × 21 公分. -- (聯合文叢；453)

ISBN 978-957-522-840-8 (平裝)

857.7

98011117

聯合文叢 453

灰花

作 者／韓麗珠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王聰威

叢書副總編輯／杜晴惠

企劃編輯／張晶惠

視覺總監／周玉卿

美術編輯／林佳瑩

校 對／韓麗珠 張晶惠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110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180 號 10 樓

電 話／(02)27666759 · 27634300 轉 5107

傳 真／(02)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 政 帳 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109 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udngroup.com

印 刷 廠／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231 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

電 話／(02)29178022

版權所有 · 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09 年 7 月 初版

2009 年 7 月 10 日 初版二刷

定 價／300 元

copyright © 2009 by Li-chu Han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灰花

● 韓麗珠／著

目次

I 橡膠園

1 洞

2 蛇

3 黑簾

4 失收

5 使者

6 欄柵

7 椰子殼

8 軌跡

9 時鐘

10 停頓

008 016 024 030 035 040 044 049 051 056

I 種夢

1 遺腹

2 不倒

3 泥窪

4 生產線

5 牆

6 無夢

7 審查

8 圓環

9 共謀

10 麻醉

11 胎記

12 編號

126 121 115 111 105 098 089 080 072 067 063 060

飛灰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|------|----|----|-----|-----|
| 11 | 10 | 9 | 8 | 7 | 6 | 5 | 4 | 3 | 2 | 1 |
| 收箱者 | 火種 | 飛蛾 | 罷工 | 偷竊 | 穴 | 骨灰工場 | 煙霧 | 間隙 | 花卉節 | 黑眼圈 |

212 210 201 189 178 171 166 159 152 142 132

12 蝴蝶

13 火山

220

233

IV 花開

1 圈套

238

2 泅泳

249

3 破土

260

4 春泥

263

【後記】

那些塌在頭上的樹

267

I
橡膠園



洞

沒有人知道，究竟是日漸衰退的視力，還是像一根倒刺那樣朝著錯誤方向伸展的記憶力，釀成了米安的景況。

她的視線就這樣停定在某一點之上，像是被一根看不見的釘子牢牢地拴著，即使日光暗淡，無數身影在她眼前掠過，蚊子在她的附近繚繞，她始終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沙發上，眼神呆滯地盯著前方。令人們感到不安的，並不是她一成不變的姿態就像一臺沒上發條的時鐘，而是出現在她臉上像漣漪般不斷擴大的笑意，漸漸蔓延至臉的每一部分。她的女兒看見她張得老大的嘴巴，露出缺了許多牙齒的口腔，就像一個對世界所知太少的智障兒，她們便發現自己的母親，距離自己非常遙遠。

「老人就是這樣子。」她那年長的女兒終於說出了一句話，緩和餐桌上

凝滯而尷尬的氣氛。

自那夜開始，米安再也沒有跟她們一起用餐，沒有人會知道，她那麼專注於眼前的一切，以致忘掉了身體最基本的需要。她沒法向女兒清晰地闡明眼前的景象，要是她們能活到她那種年紀，或許便會有相似的體悟，然而她們是否理解，其實並非她所關注的事。最初，那只是一個黑色的小圓點，彷彿依附在她瞳孔的四周，隨著她的視線在不同的物件上流動，那圓點的範圍漸漸擴大。那天下午，她從午睡的夢裡醒來，面前事物的線條便異常分明，她以為自己仍然身處在一個頑固的夢裡，因為很久以來，她一直活在模糊不清的世界，甚至沒法辨別女兒的臉，只是憑藉她們的聲音和氣息，呼喚不同的名字。可是當她睜開眼睛，便看見黝黑的石洞，洞口傳來微冷的風，石塊上細緻的紋理，在她的眼中，比皺紋來得更張狂。有一個面目跟她相仿的女子把她抱在懷裡，她感到女子的身體非常溫暖，彷彿她根本就是那女子身體的一部分。那女子看著洞口以外很遠的地方對她說：「留在裡面，別走。」然後她被安置在狹小的洞裡，她的手腳並沒有活動的餘裕，可是當她的耳根

緊貼在冰冷而粗糙的石塊上，便聽到一種靜謐。

米安幾乎遺忘了那女子是她的母親，甚至想不起她的臉容，唯有那石洞深沉而安穩的黑暗，經常毫無先兆地侵擾她，譬如說，在她清洗一大籃子衣服、孩子嚎哭不休，或挽著許多蔬果和肉類，而面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才會看見家裡的木門時，那洞穴都彷彿再次出現在她身旁，她總是像在壁櫥內發現螞蟻那樣，迅速地把它從紊亂的腦子裡驅趕。

可是在那個昏睡過後的下午，她躺在沙發上，任由石洞的影子把她完全籠罩。她能肯定那並非衰老帶來的疲憊，而是在睜開眼睛的瞬間，忽然感到以往那種驅逐的姿態，就像田間的稻草人那麼徒勞無功，而懊悔的感覺已經滿溢至令她無從迴避的程度，她乾脆讓它湧出來，浸沒了她的鼻子和眼睛。

米安常常懷疑記憶中最初的時光是否存在，正如她總是認為自己的出生地已經徹底地消失，即使它在地圖上仍然占據著相同的位置。她愈來愈肯定，錯誤源於她最後離開了那石洞。

她記得透過石洞陰涼的牆壁，會聽到鞭炮頻繁的爆炸聲，聲音彷彿帶著

齒輪，在她的頭顱拖曳出許多裂縫。以往，人們總是被鞭炮吸引而紛紛上前圍繞著它，直至它散落成一堆紅色的灰燼。但那個奇怪的夜裡，米安發現人們的臉上凝結了一層薄膜般的陰暗，就像看見屍體時會出現的神情。

那是一個起始，她原來熟知的世界，逐漸分裂成許多各不相干的部分。

不久以後，她知道人們早已洞悉，那個晚上從沒有出現鞭炮，只是軍隊的槍和空投的炸藥，轟掉了許多途人的腿、手臂、半截身體，或頭顱。因此，當他們再次聽到那種熟悉的聲音，便會跑到屋外，尋找可以躲避的地方。

米安曾經認為，那裡的每一個人，包括她的父母、哥哥、姊姊、伯父和鄰居，都找到各自的石洞，屈曲身體坐在那裡。直至掩蓋洞穴的石塊被推開，他們就像她再次看見母親憔悴的眼睛那樣，發現微亮的晨光，鋪展在他們的身前。

實在，除了她以外，沒有人能找到足以藏身的洞穴，那裡並不缺乏塌掉的樹木或溝坑，只是無論他們如何費盡力氣，也無法把已經完全成熟的身體

摺疊起來塞進任何一個凹陷的位置。他們只能跑到屋子後方的丘陵，俯伏身子，把自己隱沒在低矮的灌木叢之中。轟炸的聲音有時接近得似乎在他們腦袋掠過，有時好像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房子裡，遠處時而升起亮麗的火焰。米安的母親便感到自己的身子輕得可以飄起來，好幾次，她以為自己已經碎成了一堆粉末，在空中浮蕩，可是火光暫時熄滅了以後，她又感到自己正緊緊地捏著幾根濡濕的青草。

米安的兄長米田感到地面搖撼得非常厲害，因而不得不把頭部深入自己的兩腿之間，直至骨頭格格作響。爆炸的聲音靜止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，米安的姊姊米里把自己的身子直起來，看見發白的天空，嗅到空氣中硝煙的氣味，使她的眼睛異常乾澀，除了微微地擺動的野草之外，幾乎什麼也沒有，散落在她身旁不遠處有幾個緊縮著的身子，以及僵硬的背部。她從沒有那麼仔細地觀察每個人的背部，有的在顫抖、有的在抽搐，有的直挺挺的像死了那樣。她不忍打擾他們，彷彿他們仍在睡夢之中，直至黃啡色的排泄物從她哥哥米田的背部之下流溢出來，匯成了一道小溪流，直達草堆的另一

端。

他們並沒有看見任何穿著軍服的人走近。河流裡沒有漂浮著屍體，水源也沒有沾上血污和腥臭，他們便收到戰事結束的消息。米安的母親始終相信自己強烈的預感。在那裡過活的人，都知道被逮著的人從不會俐落地被殺掉，反而會被炸藥塞進他們的口腔、耳孔、鼻孔或眼睛，然後引爆，或被指揮著在坑道前一字排列，頭部被整齊地割下，以測試刀鋒是否仍然銳利。米安的母親仍然記得在橡膠園工作的陳嫂，帶著四顆紅彤彤的雞蛋，探望生病而無藥可服的她，並低聲在她耳邊說，她家的媳婦剛誕下了兒子，令人煩惱的，不只是軍人愛吃嬰孩的嫩肉，要是給他們看見任何女人，便會設法把槍柄塞進她們的身體裡。

那天，陳嫂帶著四顆染紅了的雞蛋，走遍了整個山頭，逐一探訪她的鄰居以後，又攜著四顆完好無缺的雞蛋回到自己的家，剛好看見母牛順利地產下了小牛。她看著沒有一絲裂縫的蛋殼，臉上綻開了愉快的笑容，曝露了發亮的金牙。那算命的告訴她，不曾破碎的雞蛋和懷孕的牛會帶她逃離厄運。

米安的母親看著陳嫂的身影離去之後，頑強的病很快便痊癒了。她展開了周詳的計畫，一旦看見軍人的身影在窗前掠過，便會逐一弄死兒女。她決定要扭斷他們的脖子，據說脖子是身體上最脆弱的部分。自此，她便時常看著他們的脖子嘆氣，她知道自己的想法總是比實際的情況簡單。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從宰雞的經驗裡，她知道自己的力氣拗不過他們，他們的頸骨非常堅固。她的子女總是以爲她憂慮戰事，卻從不知道是爲了他們的頸項。

轟炸結束以後，米安的母親從山丘回到自己的房子，常常從屋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並且拉上了黑色的窗簾，堅執地守候炮火再次響起的聲音。

她的兒女都抵受不了飢餓，紛紛跑到荒廢的田裡栽種木薯，那些帶毒的植物在肥沃的土壤裡迅速冒起。不久以後，他們便在屋子的角落煮一鍋沸水，把剛剛收割的木薯丟進水裡煮熟。米安的母親看著他們急不及待地狼吞虎嚥起來，像一窩奔竄中的老鼠。

米安的女兒就像她母親那樣，企圖把她從洞穴的深處拉拔出來。其中一個女兒坐在她面前，遊說她到醫院去，躺在病床上，讓醫師在她的眼皮四周